

何谓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

陈祖君

(贵州财经学院 文化传播分院, 贵州 贵阳 550004)

【摘要】探讨何谓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应先辨析民族、少数民族,以及中国当代文学等概念。从语言文字论、生活题材论、作家出身论三方面探讨此问题都有道理,但难免有片面之嫌。本文把问题大体确定为: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具有少数民族族属的作者创作的文学,特别是这类作者或者用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或者以少数民族生活内容为题材创作的文学。

【关键词】民族;少数民族;中国当代文学;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7.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09)02-0007-05

目前,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有学者称为中国少数民族当代文学^①,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关于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及其历史发展的著作已出现多种。专门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或者中国文学史当代部分编写中,少数民族文学受到相当重视。看来,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正在参与知识谱系的建构。但是,这里有一个重要问题——何谓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缺乏必要的探讨,以致引起了误解或混乱。本文试对此进行探讨。

回答前我们先对民族和少数民族的基本概念作大致了解。

“民族”在古代中国用得很少,它最早出现在公元8世纪的《南齐书》,用以表示中原的汉人(“诸华士女,民族弗革,而露首偏跣,滥用夷礼”),与“夷”相对^②。这里还看不出它与今天用以指谓某共同体的“民族”的关系。伴随着中国的现代化浪潮它被广泛使用,《中国大百科全书》介绍时说:“1903年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学者梁启超把瑞士-德国的政治理论家、法学家J.k布伦奇利的民族概念介绍到中国来以后,民族一词便在中国普遍使用起来,其含义常与种族或国家概念相混淆,这与西欧的民族概念的影响有密切关系”^③。至于“少数民族”的广泛使用则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特指中国疆域内除汉族之外的人们共同体,因为他们人口较少,只占中国总人口数的6%-7%,所以称为“少数民族”。对于什么是民族,斯大林曾做过如下论述:“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的民族文化特点上的共同心理素质这四个基本特征的稳定的共同体。”^④这是建国后长期为我国学界公认的定义,研究多建立在斯大林定义的基础上。但是他们没有

刻板地运用它,学者们意识到斯大林定义里提到的四个特征只适用于历史上特定时期的民族,并不完全适合中国实际。这一定义灵活运用于我国的民族研究和民族识别工作中,从1950年代到1980年代先后确认了55个少数民族。随着研究的深入,费孝通在“泰纳讲演”(Tanner Lecture)会上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命题。他用“中华民族”这个词指称中国疆域里具有民族认同的所有民众,这是“一体”,它所包括的以汉族为核心的五十多个民族单位是“多元”,中国的五十多个民族单位共同构成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是在几千年的历史演进中形成的:“它的主流是由许许多多分散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⑤他指出:“在相当早的时期,距今三千年前,在黄河中游出现了一个若干民族集团汇集和逐步融合的核心,被称为华夏,它像滚雪球一般地越滚越大,把周围的异族吸收进了这个核心。它在拥有黄河和长江中下游的东亚平原之后,被其他民族称为汉族。汉族不断吸收其他民族的成分日益壮大,而且渗入其他民族的聚居区,构成起着凝聚和联系作用的网络,奠定了以这疆域内部多民族联合成的不可分割的统一体的基础,形成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经过民族自觉而成为中华民族。”^⑥这一格局有几个应注意之点:它存在一个凝聚的核心即汉族;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却占全国面积一半以上;少数民族一般都有自己的语言,但汉语已逐渐成为共同的通用语言;导致民族融合的条件是具体的;组成中华民族的成员是众多的,等等。费孝通关于中华民族一体多元格局的论述是在中国具体语境中把握民族概念时应该注意到的。

收稿日期:2009-02-28

作者简介:陈祖君(1972-),男,贵州遵义人,文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博士后,副教授,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及少数民族文学研究。

同时,我们应注意所谓民族实际上更多地是一种认同。正如爱尔兰裔美籍学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所指出的,民族“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是被想象为本质上有限的,同时也享有主权的共同体”^[4]。这表明民族多是在人类的想象和创造物中的认同,中国各少数民族也不例外;我们当然尊重各个民族共同体的认同,却也应该明白:没有本质固定的民族。此外,在把握“民族”概念时还应该注意“民族”与“族群”的区别和联系。“民族”是最常用的中文词汇之一(“Nation”或“Nationality”);“族群”是近年来才出现的一个词(“Ethnic group”或“Ethnicity”),用于表示一个国家内部具有不同发展历史和不同文化传统(包括语言、宗教等)甚至不同体质特征但保持内部认同的群体。前者更多是基于国家意义上的政治认同,后者更多是基于种族意义上的文化认同。北京大学研究民族学的马戎先生认为,“‘族群’(Ethnic group)作为具有一定文化传统与历史的群体,和作为与固定领土相联系的政治实体的‘民族’(Nation)之间,存在重要的区别。但两者之间并没有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5]基于此,“中华民族”和中国的56个“民族”的提法中,前者实际上是民族意义上的,后者实际是族群意义上的。他指出,“当我们同时使用‘中华民族’与56个‘民族’的提法时,因为前者包含了后者,实际上是把两个层面上的东西用一个词汇表述,混淆了两者之间概念上的差别。”^[6]为此他曾建议保留“中华民族”的提法,同时把56个“民族”在统称时改为“族群”或“少数民族群”,在具体称呼时称作“某族”(如“汉族”、“蒙古族”)而不是“某某民族”^[2](如“汉民族”、“蒙古民族”)。这样的建议还可见纳日碧力戈等学者的相关论述。我们认为,这样的建议有一定道理,依据他们的建议,我们所说的“少数民族文学”,其实应该叫做“少数民族群文学”。不过,由于我们长期使用“少数民族文学”的概念,它已经成了约定俗成的用法,当我们说到“少数民族文学”时,其实隐含着“少数民族群文学”的概念。更重要的是,当“少数民族文学”这一概念被建构起来时,它其实已参与到民族国家的知识生产中,具备一定的政治意味,而“少数民族群文学”却难以包涵此意义。

二

在探讨何谓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这一概念时,还有一个问题也非常重要,那就是,什么是中国当代文学以及中国当代文学的当代?这是一个众说纷纭、需加以讨论的话题。

学以其社会主义文学的性质超越“新民主主义”性质的现代文学而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学概念被确定下来,它指建国十年来的文学。八十年代初期,人们用总结、反省的目光看待建国以来的文学时,当代文学的时间界限,被确定在1949年到1978年之间。到九十年代,当代文学增加了一个新时期。关于当代文学史的编写里,新时期文学占了很大的分量。到新世纪开始时,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的各类当代文学史则毫无例外地把当代文学的当代延展到了九十年代末期。看来所谓中国当代文学,被视为1949年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直至当下的中国文学;而中国当代文学的当代,则成了从1949年以来不断往前延续的时间概念。

对当代文学的“当代”的认识和处理从八十年代中期起就受到质疑。最初有力的质疑来自唐弢先生。他在《当代文学不宜写史》一文中提出对编写当代文学史的不同看法,认为“历史需要稳定”,而“现在那些《当代文学史》里写的许多事情是不够稳定的,比较稳定的部分又往往不属于当代文学的范围”。他把文学中的现代和当代作了区分,现代文学在英文中为Modern Literature,当代文学则为Contemporary Literature,后者在西方文学中“含有‘当前’的意思,指的是眼前正在进行的文学,和我们所说的当代文学不一样。我们的当代文学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算起,网罗了三十多年的历史。”他对“我们所说的当代文学”显然颇有微辞,责问“难道说,三十年前的文学还是当前的文学,50年代文学到80年代还是眼前正在进行的文学吗?”^[6]耐人寻味的是,他并不认为1950年代到1980年代的文学不宜纳入史的研究,作为现代文学权威的研究专家之一,他提出,“把这些归入到现代文学的范围,倒是比较合适的。换句话说,它们已经不是当前的文学,它们可以算作历史资料,择要载入史册了。”^[6]唐弢对于“当代文学”的责问其实是对“当代文学”能否作为一种学科概念笼辖漫长历史阶段的怀疑。这种怀疑一直持续下来。陈思和教授在写于新世纪来临后的一篇文章中就说,“‘当代’不应该是一个文学史概念,而是一个指与生活(具有)同步性的文学批评概念。每一个时代都有它对当代文学的定义,也就是指反映了与之同步发展的社会信息的文学创作……‘现代’一词是具有世界性的文学史意义的,而‘当代’一词只属于对当下文学现象的概括”。^[7]郜元宝教授也持类似看法。他说:“‘当代文学’与其说是文学史概念,不如说是文学批评概念”^[8]任何一部介绍当代文学发展的‘当代文学史’

都只能是一种权宜之计,都不是从史的角度对一段业已完成的文学的充分叙述,而是从批评的角度对身边正在进行的文学的比较系统的描写。”^[8]许志英教授《给‘当代文学’一个说法》是一篇关于这一话题比较有影响的文章,他认为无论“当代文学”还是“当代文学史”都缺乏作为一门学科的合理性,提出用“现代文学”来整合“当代文学”,把现在属于“当代文学”范畴的“50~70年代文学”、“新时期文学”、“后新时期文学”等统统归入“现代文学”,“不仅现在的文学可叫做现代文学,就是几十年甚至几百年之后的文学也可叫做现代文学”^[9],而当代文学则只用来指当前的文学。

以上的质疑使我们注意到“当代文学”提法的权宜性。对它的质疑,更应该深入到考察它如何被构造起来、在不同时期不同的人那里如何变异上。以洪子诚为代表的研究者一直在做这方面的工作。洪先生指出,“当代文学”、“现代文学”、“新文学”这些概念是相互联系、无法截然分开的。对于“当代文学”概念,“应从概念的相互关系上,从文学史研究与文学运动开展的关联上,清理其生成的过程。‘当代文学’如同‘现代文学’概念一样,都有着‘意识形态’的涵义,包含着政治、历史社会、文学诸因素的复杂影响和制约,其中也包含文学运动的发起者、推动者对文学前景的‘预设’。”^[10]他发现,1950年代中期以前,人们对于五四以来文学通常都以“新文学”名之。但后来,“现代文学”逐渐取代“新文学”来指称五四以来到1949年以前这一段时间的文学,而冠以“当代文学”或“新中国文学”名称的评述1949年以后大陆文学的史著中应运而生。通过考察,他进一步发现“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之间存在的等级秩序,“‘现代文学’对‘新文学’的取代,是为‘当代文学’概念的提出提供‘空间’,是在建立一种文学史‘时期’划分方式,为当时所要确立的文学史规范体系,通过对文学史的‘重写’来提出依据。”^[11]这样,当“当代文学”的概念生成并确立下来时,“当代文学”因为具有了新的性质即社会主义的性质而与属于革命民主主义性质的“现代文学”区别开来。“当代文学”是一个更高的文学阶段的判断,已是不容置疑。这显然是一种洪子诚所谓的“将政治社会进程与文学进程直接联系,以文学社会政治性质作为依据的文学分期框架”^[12]。这种分期框架决定了“当代文学”高于“现代文学”的等级秩序。不过,这种等级秩序在“文革”前后遭到毁灭性的破坏,因为即使是“当代文学”也成了被否定和摒弃的对象。1980年代以来,这一等级秩序受到研究者基于理性反思的怀

疑。受“拨乱反正”思潮的影响,过去被颠倒的历史又重新被颠倒过来,“当代文学”与“现代文学”之间的等级制现在翻了个个儿。“重写文学史”声浪中,洪先生发现,“‘现代文学’——而不再是‘当代文学’的学科规范、评价标准,成为统领20世纪文学的线索。”^[13]“40年代后期那些在‘当代文学’生成过程中被疏漏和清除的文学现象、作家作品(张爱玲、钱钟书、路翎、师陀的小说,冯至、穆旦等的诗,胡风等的理论……)被挖掘出来,放置在主流的位置上。”^[13]在生成和不断变异的过程中,“当代文学”已发生裂变,成为一个多种因素缠绕、错杂的概念,被不同的研究者赋予不同含义。就是这些不同含义,使“当代文学”概念仍带着权宜意味的运用。洪先生《中国当代文学史》中,继续采用“当代文学”这一概念的重要原因,“是考虑到目前文学史研究的实际情况”,即它仍被带权宜意味普遍地运用。除此之外,“是它连同相关的分期方法,仍有其部分存在的理由,即可以作为把握本世纪(20世纪)中国文学状况的一种有效的视角。”^[12]洪先生创造性地赋予“中国当代文学”概念三种含义:“首先指的是1949年以来的中国文学。其次,指的是发生在特定的‘社会主义’历史语境中的文学,因而它限定在‘中国大陆’的这一范围之中;……第三,……‘当代文学’这一文学时期,是‘五四’以后的新文学‘一体化’趋向的全面实现,到这种‘一体化’的解体的文学时期。”^[12]

对于“当代文学”,本文就是在上述生成和变异的过程中来加以理解的,也在这样的意义上来使用这一概念,从而在相应的背景下来理解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也就是说,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当代”已经不仅仅是一个时间概念,它还暗示了特定的历史语境,而这种历史语境是一种变化的历史语境。这样的理解总体上来说虽然属权宜之计,存在着把一长段时间理解成“当代”能否整合所有的文学现象,但对于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研究,却增加了几分必然。因为作为“新中国的产儿”,不仅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就连整个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科,都是在当代产生的。它的根系,很大一部分扎在少数民族在当代的历史语境中。

三

“何谓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即是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归属问题,涉及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范畴及界定标准。少数民族文学的范畴及界定是1970年代末以来争论不休的话题。争论中,学者们一般从语言文字、生活题材、作者的少数民族出身三方面讨论它的归属问题。应该说,这三方

面的每方面都可以把问题引向深入,都可以给探讨带来有益的启发。但是,孤立地从一方面出发却会因片面性而受到指责。下面,我们将三方面的观点概括为语言文字论、生活题材论、作家出身论,看看每方面可能产生的情况和得出的结论。

先看语言文字论。语言是文学中必不可少的要素,甚至是第一的要素。我们说一个民族的文学,往往指的是一个民族的语言艺术。以群主编的《文学的基本原理》说得好:“各自不同的当代民族语言,能够生动、有力地表现民族的生活、性格和风俗习惯,并为各民族的广大人民群众所了解和接受。因此,民族的语言,是文学的民族形式的第一要素。没有统一的民族语言,就不可能创立为本民族的广大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具有民族形式、民族风格的文学。”^[14]看起来,语言是一个民族的文学区别于其他民族文学的最主要的标准。从这种标准出发,一个民族的文学自然会被描述为用这个民族的文字创作的文学。但是这种观点在实践中可能受到指责,它忽视了一种状况:在我国,有的民族如蒙、藏、维吾尔、朝鲜、傣族等有语言和文字;有的如满、彝、纳西族等,虽有文字,但现在不通用;有的如壮、瑶、仫佬族等有语言,无文字;有的如回族没有自己民族的语言。这就形成一个民族内部和各个民族之间的差异——在一个民族内部,有的作家用汉文写作,有的作家用本民族文字写作;在民族之间,有的民族用本民族语言写作,有的民族用汉文写作。如果一定要用本民族语言文字创作的作品才能称为本民族文学,那么就排除了用汉文创作的作品,以此为标准衡量本民族文学,必然会得出中国很少数民族都没有本民族文学的结论,因为中国有非常多的少数民族作者是用汉文来创作的。对于作家个人而言,我国当代著名的少数民族作家如玛拉沁夫、孙健忠、阿来等,他们最有成就和最有影响的作品,是用汉文创作的。以语言文字作为划分民族文学的标准,会把这些作家排除在本民族文学之外,这其实无助于民族文学的发展。

再看生活题材论。以作品的题材作为划分少数民族文学的标准,是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体认中的又一通行观点。此观点的要害是以题材决定一切,而文学作品的题材本身是异常广泛的,并不能一劳永逸地决定文学的归属问题。题材论将在这些问题上面临诘难:一是汉族作家以少数民族生活为题材的创作,是否应当归入少数民族文学的范围?二是少数民族出身的作者以汉族生活题材创作的作品,应归入汉族文学还是少数民族文学?三是一些

少数民族作家出身于彼民族,却工作、生活在别的少数民族聚居区,这使他们的创作既非本民族生活题材,也非汉族生活题材,而属其他少数民族而且不止一个民族的生活题材,这些作品如何归类?题材论在解决理论问题方面受到怀疑,实践中受到如下的指责:“按照‘作品题材’的标准来划分民族文学,还将导致两个后果。一是一个民族的文学可以由别的民族的作家来代替创造……二是导致民族文学的研究过多地注重那些表面的生活现象,引导作家去写那些所谓具有特色的现象。”^[15]

再看作家出身论。以作家的少数民族出身作为划分少数民族文学的标准,是实践中最有影响的体认观点。这样去划分作品,尽管会落下片面之嫌,却比较符合少数民族文学在实际发展的情况——比如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渗透到文学领域,使作家的少数民族身份得以凸现——是可行的、可取的。如满族作家的作品就是满族文学,彝族作家的作品就是彝族文学,蒙古族作家的作品就是蒙古族文学,等等,这样的结论为大多数从事少数民族文学史编写或者其他知识体系构建的人们所支持。所以玛拉沁夫主编的《中国新文艺大系1976-1982少数民族文学集》说:“少数民族文学,顾名思义,是少数民族人民创作的文学。由此我们得出这样一点理解,即作者的族别(作者是少数民族出身)是我们确定少数民族文学的基本依据。”^[16]不过,如果认为作家的少数民族出身是确认当代民族文学的唯一依据,这也片面。作家出身最好和语言文字、生活题材等结合起来,才是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比较全面而准确的界定。玛拉沁夫看到这点,所以在确定少数民族文学的基本依据之后说:“作者的少数民族族属、作品的少数民族生活内容、作品使用的少数民族语言文字这三条,是界定少数民族文学范围的基本因素;但这三个因素并不是完全并列的,其中作者的少数民族族属应是前提。也就是说,以作者的少数民族族属作为前提,再加上民族生活内容和民族语言文字这二者或是这二者之一,即为少数民族文学。”^[16]这里说的是少数民族文学,但也包括当代的少数民族文学。玛拉沁夫是随着新中国成长起来的作家,一直被视为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重要代表。他对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创作和研究状况的异常熟悉,这使他避免走向极端,而主张持平之论。

综合前述看法,我们把何谓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大体确定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具有少数民族族属的作者创作的文学,这类作者或者用少数民族语

言文字,或者以少数民族生活内容为题材创作的文学。根据此定义,我们可以把以下四类作品装入它的抽屉:一是具有少数民族族属的作家用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创作的反映少数民族生活内容的作品;二是具有少数民族族属的作家用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创作的不一定反映少数民族生活内容的作品;三是具有少数民族族属的作家用非本民族语言,大多数情况下即汉语创作的反映少数民族生活内容的作品;四是具有少数民族族属的作家用非本民族语言,大多数情况下即汉语创作的不一定反映少数民族生活内容的作品。这四类作品,由强到弱地表明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所具备的少数民族性。这

样的定义,是否就确切地、一锤定音地回答了何谓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呢?回答是不一定。我们应注意到问题的复杂性。它和中国当代文学类似,更多地是一个被建构起来的概念;它本身是在汉语语境中生长起来的,离开了汉语媒介和它构筑起来的语境,它的话语将无从谈起,关于它的一整套知识体系也无法建立起来。在汉语媒介构筑起来的语境中,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其实是一个不断变迁、难以把握的概念。以上的定义是暂时的、相对的,而这一问题的复杂性可能是永远的、绝对的。任何回答都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解决。我们对这一问题的探讨算是一次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尝试。

注释及参考文献:

- ① 邱永君:《“民族”一词见于〈南齐书〉》,《民族研究》2004年第3期。
- ② 马戎:《民族与社会发展》,民族出版社2001年版,第156页。
- [1] 《中国大百科全书》编辑委员会.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Z].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
- [2] 斯大林.斯大林全集(第11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55.
- [3] 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4.
- [4] [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著,吴叟人译.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 [5] 马戎.理解民族关系的新思路——少数民族问题的“去政治化”[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6.
- [6] 唐弢.唐弢文集(第9卷)[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
- [7] 陈思和.试论九十年代文学的无名特征及其当代性[J].复旦学报,2001,1.
- [8] 郗元宝.尚未完成的“现代”——也谈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分期[J].复旦学报,2001,3.
- [9] 许志英.给“当代文学”一个说法[J].文学评论,2002,3.
- [10] 洪子诚.“当代文学”的概念[J].文学评论,1998,6.
- [11] 洪子诚.孟繁华.当代文学关键词[C].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 [12] 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 [13] 洪子诚.当代文学概说[M].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2000.
- [14] 以群.文学的基本原理(下册)[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
- [15] 吴重阳.中国当代民族文学概观[M].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6.
- [16] 玛拉沁夫.中国新文艺大系1976-1982少数民族文学集·导言[Z].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

What Is the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of Chinese Minority Nationality?

CHEN Zu-jun

(School of Cultural Communication, Guizhou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Guiyang, Guizhou 550004)

Abstract: To approach what the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of Chinese minority nationality is, we should firstly discriminate these concepts: nationality, minority nationality and the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Probing into the problem from the three aspects of language, life theme, and writer's nationality is all seemingly reasonable, but it is hard to avoid deviation of one-sidedness. The essay gives the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of Chinese minority nationality a definition that is the literature created by authors from minority nationalities, especially created with the minority nationality language, and related with the minority nationality life by the authors, since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was founded.

Key words: Nationality; Minority Nationality;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of Chinese Minority Nationality

(责任编辑:张俊之)